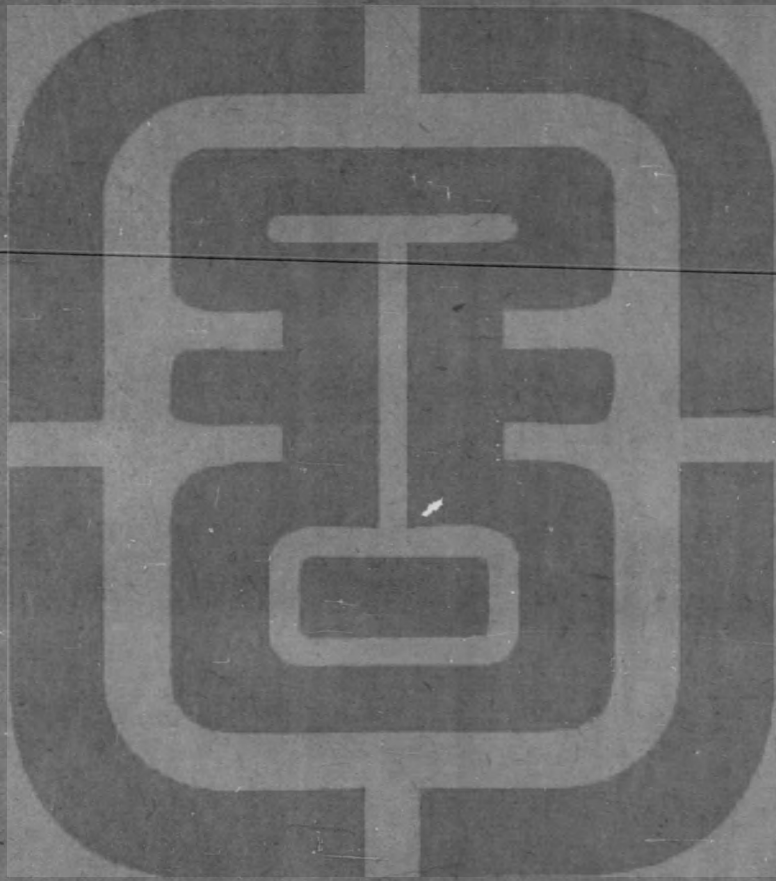


昭
明
文
選
少



文選卷第五十二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論二

班叔皮王命論一首

魏文帝典論論文一首

曹元首六代論一首

常弘嗣博奕論一首

王命論一首

善曰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
時隗囂據隴擁衆囂問處曰往者周亡戰
國並爭天下分裂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

乎今

班叔皮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

善曰論語文也尚書帝曰來禹子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
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孔安國曰曆數謂天道也元后

天子也爾雅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

于湯武而有天下善曰稷武王之祖也契成湯之祖也杜
預左氏傳注曰暨至也國語祭公謀父

曰奕世載德孔安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

順人其揆一焉善曰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是故劉
平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善曰漢書贊曰春秋昔
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

衰其後有劉累范氏其後也范氏為晉王師唐據火德而

漢紹之善曰帝系曰帝堯封于唐為火德漢書贊曰漢承
堯運德祚已盛斷地著符旗幟尚赤協于火德自

然之應得始起沛澤列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善曰漢
書曰高

祖夜徑澤中有大地當徑高祖乃拔劍斬地後人未至地

帝子斬之又曰高祖子殺者赤帝子故也由是言之帝王

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善曰春秋河圖揆命篇曰倉戲
農黃三陽翼天德聖明法言曰

昔在有熊高辛唐虞三代豐功厚利積累之業善曰史記
崇侯虎曰

咸有顯懿故天因而祚之豐功厚利積累之業崇侯虎曰
西伯積善累德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善曰
諸侯皆嚮之

子曰孝弟之道治之至通於神明尚書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

所歸往善曰孟子萬章曰堯薦舜如何曰使之易乾鑿度曰三

者往也天下所歸韓詩外傳曰王也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

得崛起在此位者也善曰世運五行更運相次之世也三

德之運應錄次相代堯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

救善語曰漢書曰高祖曰吾以布衣取天下以為適遭暴亂

得奮其劍善曰適猶也漢書高祖遊說之士至此天下

於逐鹿幸捷而得之善曰漢書隗囂曰秦夫其鹿劉季逐

取天下若逐野鹿得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曰常昭

鹿天下共分其肉也為者敗之也悲夫此世之所以多

亂臣賊子者也善曰孟子曰亂臣賊子懼若然者豈徒聞於天

道哉又不觀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善曰說

傳曰穀梁傳曰五穀不升謂之饑流隸流移賤隸也左氏

也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善曰常昭曰短為桓桓也毛布

重衣也一字擔與一斛之餘也晉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

壑常昭曰一斤為一金善曰孟子謂滕文公曰為何則貧

窮亦有命也善曰墨子曰貧富治亂况乎天子之貴四海

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善曰禮記孔子曰舜其大

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法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

勇如信布強如梁籍成如玉莽然卒潤鑊伏鎖烹醢分裂

善曰史記曰項籍其季父項梁陳勝等起梁為楚上柱國

軍下邳自號武信君北至定陶再破秦軍後秦大破之項

梁又況么麼不及數子而欲聞干天位者也善曰鶡冠子

死又況么麼不及數子而欲聞干天位者也善曰鶡冠子

故驚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善曰廣雅曰驚駘也今謂馬

蹇跛也呂氏春秋曰所為驚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善曰

陳涉曰鶡雀安知鴻鵠之志哉韓詩外傳察梳之材不荷

蓋賁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善曰說文

棟梁之任應劭曰爾雅曰棟謂之梁梳朱儒柱善曰說文

音節枕切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音義曰筭竹管也受一

之劣切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善曰周易鼎卦

足筭也鬻鼎實也鬻與餗同音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毋止之

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

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善曰

文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

為漢將而毋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毋見之謂曰願告吾子

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

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善曰史夫

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善曰白虎通

夫何言其夫妻為偶也鄭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

而況大夫夫之事乎張晏曰冊書史記也晉灼曰至周名

潘寶殿不能移此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善曰呂氏春

之謂大夫大夫也

此竊達一也左氏傳周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

王之分决矣盖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

曰體貌多奇異善曰漢書曰高祖為人隆準而龍三曰神

武有徵應善曰徵應謂四曰寬明而仁恕祖寬仁愛人意

也如五曰知人善任使善曰高祖任張良以運加之以信

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善曰論語子

及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善曰左氏傳叔向曰變通者公

也時者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善曰漢書曰高祖發八

漢王轅食吐哺曰公事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善曰漢書曰高祖

方路林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

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

陳留悟成卒之言斷懷王之情善曰漢書曰高祖西都洛

都洛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善

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漢書曰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

為張良曰願上有所不能致四人令太子如意呂后不知所

請以為客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太子迎四人至上破

黥布歸愈欲易太子及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上乃驚曰

吾求太子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舉韓信

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善曰漢書曰蕭何薦韓信於漢王

將軍又曰陳平亡楚來降漢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

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善曰在子許由曰我為汝若乃靈

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善曰略也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

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善曰漢書曰高祖母媪嘗息大澤

往視則見蛟龍據其上已而有娠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

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觀形而進女善曰漢書曰高祖常從王媪武

負賞酒時飲醉取武負王媪是其上常有怪歲竟此兩家

相人多矣無如季相臣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

知所處善曰漢書秦始皇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

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曰季城居上常有雲始受命則白

氣故從往常得季說文曰厭塞也於舟切

地分西入關則五星聚善曰白地分已見上文漢書曰元

也霸上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善曰漢書韓信謂

授非人力也又曰張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

用其策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

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

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善曰昭曰厭合也而苟

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善曰左氏傳曰息

量力論語孔子曰不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善曰

知命無以為君子傳曰趙孟過鄭印段賦蟋蟀趙孟曰保家之主也莊子遇

弟子問於莊子曰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也

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

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覲覲師服曰左氏傳

也覲覲杜預曰下不敢望上位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

授貪不可冀無為二母之所笑善曰樂望則福祿流于

子孫天祿其永終矣善曰尚書曰四終

典論論文一首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

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

休。伯仲喻兄弟之次也。言勝負在兄弟之間，不甚相踰。夫也。范曄後漢書曰：班超字仲升，徐令處之少子也。

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

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東觀漢記

曰：吳漢入蜀，都縱兵大掠，上詔讓漢曰：城降孩兒，老母口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家有弊帚，享之千金。

禹宗室子孫故嘗更職，何忍行此。杜預左氏傳注曰：亨通也。亨或為享。此杜

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

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

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馭於千里，仰齊足而並

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千里已見上文。毛萇詩傳曰：田獵齊足尚疾也。蓋君子審

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呂氏春秋曰：君子必審諸己，然後任人。其辭曰：羗內怨己以量

人王逸曰：量度也。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

之匹也。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亦有斯累。漢書地理志曰：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乎糞之間，亦其

舒緩之體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編卮圓扇

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

記、今之傳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

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漢書東方朔枚皋不長持論，孔叢子平原

君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至於雜以嘲戲及其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

所善揚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已為賢。夫文本同而未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蒼頡篇曰：檢，法度也。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相子新論曰：惟人心之所獨，曉父不能以禪子，兄不能以教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且顯而制

禮。伯馬遷書曰：西伯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曰：隱約者，觀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孔子曰：不讀易則不知聖人之心，必不使時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懼，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鄭玄禮記注曰：懈，恐懼也。賈逵國語注曰：流，放也。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古詩曰：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實。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六代論一首

論夏殷周秦漢魏也

曹元首

魏氏春秋曰：曹問字元首，少帝族祖也。是時天子幼，稚問冀以此論感悟。

曹爽奏不能納為弘農太守，少帝齊王芳也。

昔夏啟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紀年曰凡夏自禹

殷自成湯滅夏以至于受三十九王大戴禮曰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

天子二世而亡何殷周有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道而長秦無道而暴也

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

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

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班固漢書贊曰孝宣帝稱曰與我共此者其唯

良二千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班固漢書贊曰昔周盛則

石乎五伯扶其弱與共守之衰則兼親踈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

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踈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賈誼過秦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二十郡漢書主及其衰也

父偃說上曰今以法割削諸侯則逆節萌起

栢文帥禮齊栢文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

左氏傳曰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管仲對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

是徵又曰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子程泉將以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邾吾役也為宋後亦職也二伯怒曰

必以仲幾為戮乃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執仲幾歸諸京師

後漢以陵遲漢書曰二霸之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

九鼎而畏迫宗姬左氏傳屈宗對齊侯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又曰楚子觀兵于周疆

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對曰周德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姦情散於宵懷逆

謀消於唇吻反粉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

本根賴之與班固漢書述曰公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

於越晉分為三魯滅於楚鄭蕪於韓史記曰越王勾踐自會稽歸拊循其士民

代吳三大破之吳王自殺又曰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咸晉後而三分其地又曰楚考烈王伐滅魯又曰韓哀侯滅鄭并

其暨乎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強秦

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卹至於王叔簡降為庶人猶

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班固漢書贊曰

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秦據勢勝之

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班固漢書贊曰秦據

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賈誼過至於始皇乃定天位尚書

秦曰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位艱曠日若彼用力若此班固漢書贊曰至始皇乃并天

哉也豈非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老子曰有國之母可以長

視之道班固漢書贊曰所以親親賢賢易曰其亡其亡繫

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周易曰否卦之辭也鄭玄曰

有命咸云其將亡矣其將亡矣而聖乃自繫秦觀周之弊

將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班固漢

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

於是削去五等史記李斯奏曰置諸侯不便始皇於是分

天下以為三十六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

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

為蕃衛班固漢書贊曰秦竊自號謂皇帝而子弟為匹夫

堯舜有天下子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

也航人無楫如航何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

通俗文權謂楫也

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賈誼

過秦曰天下已定始皇之心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是時淳于越諫曰

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歲今陛下君有海內

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

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史記曰齊簡公立田常

監止簡公出奔田氏執簡公于徐州遂殺之又曰晉昭公

卒六卿強公室卑六卿謂范氏中行氏智氏及趙韓魏也

論語曰事不師古以陳滅齊六卿分晉尚始皇聽李斯偏說而

紕其義至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

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史記曰始皇崩趙高乃與胡亥

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為丞相受始皇遺詔至今趙高之

徒誅鋤宗室史記曰二世尊用趙高申法令乃行誅大胡

亥少習剋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史記曰趙高故常教胡

記太史公曰商君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

其天資刻薄人也商君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

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史記李斯上書二世曰

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應劭漢書注曰

申不害韓昭侯相衛公孫鞅秦孝公相李奇曰法皆深刻

無恩史記曰二世常居禁中與趙高決事身殘望夷求為

黔首豈可得哉史記曰二世齊望夷宮欲祠淫使責讓

曰願得妻子為黔首閻樂麾其兵進二世自為計二世遂乃

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勝廣

唱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漢書贊曰吳廣為假王擊秦班固

子弟為匹夫陳奮其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

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

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

時人無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

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眾曾

曰烏合之眾初雖五年之中而成帝業漢書曰高祖五年

相歡後必相吐也水之陽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

夫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班固漢

漢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年而成帝業書傳所未嘗

有烏何則古代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斃

錫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漢鑿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

權圖危劉氏漢書曰太后崩上將軍呂祿相國呂產專兵

而天下所以不能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疆

大盤石膠固漢書宋昌曰高帝王子弟所謂盤石之宗也

後漢書鄭泰曰以膠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

之眾當解合之勢衛於外故也漢書宋昌曰諸呂擅權專制太尉卒以滅之

曰齊悼惠王肥高祖六年立又曰齊悼惠王向使高祖踵

亡秦之法王逸楚辭注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

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

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班固漢書贊

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封王子弟大者跨州師賈誼曰諸侯強

兼郡小者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制同京師

盛長亂起姦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

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

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漢書賈誼疏之文至於孝景猥用朝錯之

詆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疏者震恐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

發高祖豐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漢書曰朝

過可削文帝寬不忍罰及景帝即位錯曰高帝初定天下

諸子弱故大封同姓今吳謀作亂逆削之亦反不削亦反

於是方議削吳王恐因欲發謀舉事諸侯既新削罰震

恐多怨錯及吳先起兵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

猥由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左氏傳楚子問於申無宇曰

也杜預曰折尾大不掉君所知尾同於體猶或不從况乎非體

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命自是之後

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漢書中父偃說

連城數十願陛下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上從其

人喜得所願上曰武帝施行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使諸侯得

計又班固曰武帝不行黜陟而國自折自是齊分為七趙

分為六梁分為五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

事班固漢書贊曰景帝遭七國之難抑損或以酎金免削

或以無後國除漢書曰列侯坐獻黃金耐祭宗廟不如法

戶口耐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助祭大祀曰飲酎飲

耐受金小不如斤兩色惡者王削縣侯免國漢書曰趙哀

王福薨無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

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

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漢書

劉向文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

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嘉其言常嗟嘆之

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

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

懼不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

賈曰至哀平之際王莽知中外殫微因母后之權假伊周

之稱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漢諸侯王厭角稽首奉上

璽鼓唯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田常

篡齊已見上文漢書曰王莽廢漢藩王廣陵王嘉獻符命

封扶策侯又曰部卿侯閔以莽篡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

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

能有定爾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

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邪而曾

不墜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

期至於相靈奄豎執衡

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

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

宗廟焚為灰燼宮室變為秦藪

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

之資無神武之略

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

漢書成帝即位向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至

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嘉其言常嗟嘆之

賈曰至哀平之際王莽知中外殫微因母后之權假伊周

之稱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漢諸侯王厭角稽首奉上

璽鼓唯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田常

篡齊已見上文漢書曰王莽廢漢藩王廣陵王嘉獻符命

封扶策侯又曰部卿侯閔以莽篡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

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

能有定爾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

聖帝無不世之姿

材篤論都賦曰于時

功遷大長秋又曰靈帝時大將軍

班固漢書序曰漢興本末

懲戒亡秦孤立之敗

張超

杜預左氏傳注

曰燼火餘木也

曰資材量也

魏志曰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

為兗州牧後太祖遷都於許許

屬豫州東京賦曰龍掃除凶逆翦滅鯨鯢左氏傳曰楚子

飛白水鳳翔參墟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以為大戮杜迎帝西京定都潁邑魏

預曰鯨鯢大魚以喻不義之人也天子還雒董昭勸太祖許漢書潁川郡有許縣德動天

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

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

不改其轍迹晏子曰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

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

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

為萬代之業也左氏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

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士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

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

以強幹弱枝備萬一之慮也班固漢書贊曰徒吏二千石

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

者必限以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之上使夫廉高

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臣猶人之御牛馬故以衡軛喻焉

畢志其內未得才能之人取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

能褒異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

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

也魯連子曰百足之蟲至死此言雖小可以譬大諫獵書曰

此言雖小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文

曰人主之有猶城之有基木之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
有根根深則本固基厚則上安也
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徒於山
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境暖之以春日尚書
曰惟黑境孔安國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
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
急將如之何是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
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
患矣

傅奕論一首

系本曰烏曹作博許慎說文曰博
乃戲也六著十二碁也楊雄方言
曰碁碁自關而東
齊魯之間謂之奕

常弘嗣

吳志曰常曜字弘嗣吳郡人為太子
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
太子和以為無益命曜論之後為中書僕
射孫皓誅之裴松之曰曜本名昭史為晉
諱改之也

蓋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

論語子曰君
子疾沒世而

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論語子曰
子之學是以古之志士悼

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也勉精勵操晨興夜寐不
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

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

呂氏春秋曰甯越之
鄰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

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耕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
則可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臥
吾將不臥修春秋十五年而周威王其精如此且以兩伯之

聖姬公之才猶有日吳待旦之勞尚書周公曰文王自朝至於日中吳不遑暇食

用咸和萬民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故能隆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生以待旦

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關勤思平情其業窮

困不易其素是以卜或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園圃

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漢書曰卜式河南人田

羊致千餘頭又曰黃霸字次公淮陽人遷丞相長史宣帝

欲哀先帝夏侯勝曰武帝不宜為立廟樂勝坐非議詔書

霸坐阿縱勝不舉劾皆下獄勝霸既久榮霸欲從勝受經

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

再冬謙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遊惰哉

觀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東

門再三召見其後勤勤不離之公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

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

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

關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

衣物徒慕易行古切賂記被切丁庶恥之意弛而忿戾之

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古切之間方

曰投博謂之枰皮兵切相譚新論曰俗有圍碁或言是兵

法之類也及為之上者張置疏遠多得道而為勝中者務

相絕之言黥布反也上計取吳楚廣道者也中計塞城絕遠

要爭利者也下計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罫勝敵

者也更始帝將相不能防衛而令罪中死碁皆生

無封爵之賞獲地無蕪土之實伎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

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廣雅曰階因也求之於戰陣則非

孫吳之倫也劉向圍碁賦曰略觀圍碁法於用兵法者無功貪者先亡漢書曰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吳

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尹文子曰以如爽碁進退取與攻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劫殺含在我者也

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

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盱食而何暇博奕之足

孰左氏傳伍奢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夫然故孝友之行班固漢書述曰媚茲一人日盱忘食

立貞純之名章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

在得人周易曰君子終日乾乾班固公勇略之士則受熊孫弘贊曰漢之得人於茲為盛

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熊虎猛捷故以喻武尚書曰如虎如貌如熊如羆于商郊蘇武百行兼苞文武並驚

孝經鈞命决曰引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賈逵國語注設程與摘暴學管百行

言之科垂金爵之賞廣雅文曰程品也誠千載之嘉會百世

之良遇也相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當世之士宜勉思

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廣雅曰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

也夫一木之枅孰與方國之封枯碁三百孰與萬人之將

也左氏傳宮之奇曰魏叔為文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

也王卿士勲在王室歲於盟府

也邯鄲淳藝經曰碁局從橫各十七道合二袞龍之服金石

之樂足以兼棋局而質博奕矣周禮曰袞龍九章衣也東

鄭玄曰袞龍九章衣也東

都賦曰脩袞龍之法服左氏傳曰晉侯以樂之假令世古
半賜魏絳始有金石之樂廣雅曰貿易之也
移博奕之加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
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猗頓已見賈誼
論過秦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
賤遠矣

文選卷第五十二

文選卷第五十三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論三

○嵇叔夜養生論一首

○李蕭遠運命論一首

陸士衡辨亡論上下二首

養生論一首

嵇喜為康傳曰康性好服食常采
御上藥以為神仙稟之自然非積
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
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

嵇叔夜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

王逸楚辭注
曰謂說也

玄禮記注曰致
之猶言至也

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

非妖妄者

養生經黃帝問天老曰人生上壽一百二十此
年中壽百年下壽八十年而竟不然者皆天耳此

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

鄭玄禮記注曰粗疏也祖古切夫神仙
說文曰粗疏也

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角而論之其有必矣

廣雅曰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

孔安國
尚書傳

曰稟受也夫自然者不知其
然而然老子曰道法自然

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

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

天老養生經老子曰
生大期以百二十年為

限節度護之
可至千歲

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

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

漢書曰上問左丞
相周勃曰天下

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
謝不知汗出背媿不能對顏師古曰決露也周勃曰渙

汗其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

毛詩
曰終

朝采綠終朝謂從旦至食時囂然飢意也禮記曾子
謂子思曰夜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夜分

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眠

衛靈公至濮水

之上夜分而聞有鼓新聲者韓詩曰耿耿不寐勁刷理鬢
如有殷憂漢書劉向曰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

醇厚發顏僅乃得之

通俗文曰所以理髮謂之刷杜士之
何休公羊傳注曰僅劣也

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

淮南子曰荆軻為燕太子丹刺秦
王高漸離宋如意為擊筑而歌於

易水之上荆軻頭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

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為

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種曰稼言種穀於湯之

死而彼一溉之苗則在後枯亦猶人處於俗同皆有死能

攝生者則後終也孫卿子曰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說文曰

之也淮南子曰大怒破陰大喜墜陽養生要彭祖曰憂恚

肆之悲哀傷人喜樂過差傷人賈逵國語注曰肆恚也

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秦伯曰使能

成嘉穀君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

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淮南子曰形者生之舍也一失位則

傷矣故脩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

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老子曰我獨泊然而未兆說

行血氣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

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為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

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紀勝之田農

田大區方深各六寸相去七十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

謂區隴而種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

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

人重揄令人暝經方小品倉公對黃帝曰大豆多食令人身

不飲揄則暝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神農本草

歡獨忿萱草忘憂崔豹古今注曰合歡樹以梧桐枝葉繁
互相交結每風來輒自相離了不相牽綴樹之皆庭使
人不忿也毛詩曰焉得萱草言樹之背毛萇詩傳曰萱
萱草令人忘憂名醫別錄曰萱草是今之鹿蔥也

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養生要曰大蔞肉勿食葷辛害
目又神農曰大蔞肉虛人不可

久食又曰狍肉損人與豬同說文曰蔞菜蟲也蔞菜蟲
也薰與葷同豚魚無血食之皆不利人也

黑麝食柏而香抱朴子曰今頭風著身皆稍變而白身風
處頭皆漸化而黑則是玄素果無定質移

易存乎所漸本草名醫云麝香形似麝常食柏葉五月得
香又夏月食蛇多至寒香滿入春患急痛

溺中覆之皆有常處頸處險而瘦於齒居晉而黃
人有遇得乃勝殺取

之氣多癭謂人居於山險樹木瘡臨推此而言凡所食之
其水上飲此水則患癭齒黃未詳

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唯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

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言方

曰延年故神農曰上藥養命本草曰上藥一
長也中藥養性者百二十種為君

主養命以應天無毒久服不傷人輕身益氣不老延年中
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養生經曰上藥養命

五石練形六芝延年中藥養性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

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

哇法言曰哇則鄭李軌曰哇邪也周
禮鄭文注曰五穀麻黍稷麥豆也滋味煎其府藏醴醪

驚其腸胃莊子曰五藏六腑周禮曰凡
書曰五藏六腑周禮曰凡齊事鬻鹽以待戒之漢

之鬻今之鬻字也化香芬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
曰廣雅

亂也文子曰脩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文子曰人
理而動者正氣

又曰負人純粹應劭夫以葷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左氏
漢書注曰粹淳也

產曰葷爾小國社頌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其

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勸。以致

乏絕。素問黃帝曰有病心腹滿此何病岐伯曰此飲食不節故時病也發曰百病成三漢書杜欽上疏曰佩玉

晏鳴關。雖歎之。知好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

莊子曰終天年不中。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方言

道天者。是智之盛。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

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莊

曰。燕乎無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穀梁傳荀息曰中智以上

以下。縱少覺悟。感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

兆。老子曰未是由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

覺痛之日。為受病之始也。韓子曰扁鵲謂桓侯曰君有疾

疾。迎扁鵲。鵲曰。齊桓侯在簡子前。且二百歲。小。白。後。無。齊

侯曰。和子有桓。公。午。去。簡。子。首。末。相。距。二。百。八。年。史。記。自

為。神。錯。常。昭。曰。魏。無。桓。侯。臣。疇。曰。魏。桓。侯。新。序。曰。扁。鵲。見

晉。桓。侯。然。此。桓。侯。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

竟。不。知。何。國。也。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毒。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

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

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

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

益。之。以。吠。犬。澮。外。而。泄。之。以。尾。問。尚書曰濟水入海也。莊子

深。天。曰。吠。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水。入。海。也。莊。子。盈。尾。問。也。一。名。沃。惟。在。東。大。海。之。中。尾。者。在。百。川。之。下。

故稱尾閭者聚也水聚族之度故稱閭也

一石方圓四萬里厚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焦盡故名

焦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

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曰說文云希望也兼染傳荀息

患在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曰楚辭曰心猶豫而狐疑

西謂天子為猶類師古以為人將犬行豫在人前待人

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云猶如塵善登木猶獸心戰於內

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

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取淮南子曰豫章

延叔堅曰豫章與枕木相似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

希王逸楚辭曰聽之不聞名曰靜意速而事遙望近而應遠故

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論語葉子曰

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

弱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

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莊子曰廣成子謂黃帝曰必靜必

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疆禁也

同禮曰名位不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

國語單襄公曰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慎子

德清微而不可見聰明而不發是故外物不累其內莊子曰

受也惟南子曰古之人神氣不蕩乎外莊子曠然無憂患

寂然無思慮氣不能襲也故其德全而神不虧矣故曰聖邪

人不預謀也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

曰聖人抱一為天下式河上公曰抱一也守一也文子曰

故能為天下法或王弼曰一少之極也式猶則也

古之為道者養以和持以適莊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

和理出其性老子曰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順

也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泉曰虎通曰醴酒也者美

朝陽綏以五絃曰毛萇詩傳無為自得體妙心玄無為以之

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之忘歡而後

樂足遺生而後身存無樂象曰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

後身至莊子曰棄事則形不勞遺生若此以往怨可與羨

則精不駟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史記曰始皇之心曷石像

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

燕人盧生求羨門常昭曰羨門古仙人也列仙傳曰王

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入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運命論一首春秋元命苞曰五帝王所稟以生也

類興亡之名應錄以次相代宋均曰運命

李蕭遠立不能和俗著遊山九吟魏明帝性介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墨子曰貧富治亂固

曰窮達有命書曰由人莊子北海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

若曰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

之君農黃三陽翼天德聖明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

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

介紹介也禮記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

合符。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為玄同得夫不能疑

其志。譏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

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

清而聖人生。里杜鳴而聖人出。易乾鑿度曰聖人受命瑞

變白。白變赤。赤變黑。黑變黃。各三日。春秋潛潭巴曰里杜

鳴則教令行。教令明。惟聖人能之也。响鳴之怒者。聖人

龍見而聖人用。曰易曰見群龍無首吉。又故伊尹有莘氏之

媵臣也。而阿衡於商。說苑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有莘氏之

衡曰左右商王毛萇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史記

謂之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兆得公侯。天遺故

師王乃齊戒。二日田于渭之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百里

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呂

春秋曰九亂也者。必始乎近而後及。遠始乎本而後及。未

處乎虞。知非遇也。其處於秦。非加益。張良受黃石之符。誦

三略之說。略。黃石公記。序曰黃石者神人也。有上略中略下

以遊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逆也。及其遭漢祖

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漢書曰張良以兵法說沛

人言皆非。張良之抑詔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漢書張

項梁立韓成。為韓王。而漢書張良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

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

於籙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春秋考異卸曰稽

易坤靈圖曰湯臣伊尹振鳥陵春秋命曆序曰文王受丹

書呂望佐昌發春秋保乾圖曰漢之一師為張良生韓之

度曰格量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

禮記文也鄭玄曰清明在躬氣志

如神謂聖人也嗜慾將至謂其王

天下之輔佐若天將降時雨山川為之出雲也詩云惟嶽

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詩大雅

云申甫伯庸甫侯也毛萇傳曰翰幹也言周道將

與五嶽為之生佐仲山甫及申伯為周之幹臣也豈惟與

主亂亡者亦如之焉有呂氏春秋曰世幽王之惑褒女也秋

始於夏庭史記曰昔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

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漿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吉

之龍亡而漿在夏氏乃擯而去之比三代莫之敢發至厲

王之末發而觀之漿流於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既筭而

孕無夫而生一女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謡屢孤箕服

戮之於道而鄉者後宮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

子出於褒是為褒姒幽王廢申后立褒姒為后曹伯陽

父申侯怒攻幽王遂殺幽王于厲山下聚仕淄切

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左氏傳曰初曹人或夢眾君

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伯陽即位好攻弋曹鄙人

爾開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攻弋曹鄙人

公孫彊好弋且言攻弋之說悅之因誌政事說於曹伯

於籙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

易坤靈圖曰湯臣伊尹振鳥陵春秋命曆序曰文王受丹

書呂望佐昌發春秋保乾圖曰漢之一師為張良生韓之

度曰格量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

禮記文也鄭玄曰清明在躬氣志

如神謂聖人也嗜慾將至謂其王

天下之輔佐若天將降時雨山川為之出雲也詩云惟嶽

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詩大雅

云申甫伯庸甫侯也毛萇傳曰翰幹也言周道將

與五嶽為之生佐仲山甫及申伯為周之幹臣也豈惟與

主亂亡者亦如之焉有呂氏春秋曰世幽王之惑褒女也秋

始於夏庭史記曰昔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

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漿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吉

之龍亡而漿在夏氏乃擯而去之比三代莫之敢發至厲

王之末發而觀之漿流於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既筭而

孕無夫而生一女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謡屢孤箕服

戮之於道而鄉者後宮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

子出於褒是為褒姒幽王廢申后立褒姒為后曹伯陽

父申侯怒攻幽王遂殺幽王于厲山下聚仕淄切

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左氏傳曰初曹人或夢眾君

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伯陽即位好攻弋曹鄙人

爾開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攻弋曹鄙人

公孫彊好弋且言攻弋之說悅之因誌政事說於曹伯

春秋考異卸曰稽

文王受丹

張良生韓之

何益蒼頡

清明在躬氣志

嗜慾將至謂其王

詩云惟嶽

翰運命之謂也

豈惟與

世幽王之惑褒女也

神龍止於夏帝

布幣而策吉

敢發至厲

王使婦人既筭而

童謡屢孤箕服

後宮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

幽王廢申后立褒姒為后曹伯陽

聚仕淄切

初曹人或夢眾君

或夢眾君

或夢眾君

或夢眾君

遂遇疾鳥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吉凶成敗

于介而退弗進則置虛器命徹叔孫不食卒

各以數至春秋考異鄭曰吉凶有效存亡出象玉命論曰

道也數謂天咸皆不求而自合亦介而有親矣昔者聖人受命

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河洛謂

書也文謂文德即文王也武謂武功即武王也言以文德

受命者或七世九世而漸衰微以武功而起者或六世八

謀也而及成王定鼎於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

左氏傳王孫滿之辭也其世之多少年之短長皆天所命

也七九六八即卜世數也杜預注曰郊廓今河南也武王

遷之成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言自成王至于厲王九

王定也毛詩序曰蕩召穆二霸之後禮樂陵遲自厲王至于二霸

公傷周室大壞也二霸齊桓晉文也

之卒凡禮義陵遲男女淫奔也七

詩序曰禮義陵遲文薄之弊漸於靈景

霸人之卒至于景王凡有六世即應六而謀也尚書大傳曰

謂尊卑之差制也習文法無辯詐之偽成於七國言文薄

憫誠也靈景周之王末者也既弊詐

偽乃成也七國謂韓魏齊趙燕楚秦也自酷烈之極積於

景王至于七國凡有八世即應八而謀也酷烈之極積於

亡秦言詐偽既成故加之以酷烈也文章之貴棄於漢祖

言周人之教以前說稱詩書高帝馬之曰漢書曰陸賈為太中

大夫賈時上教以文稱詩書高帝馬之曰漢書曰陸賈為太中

安事詩書也仲長子昌言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家語冉

曰漢祖輕文學而簡禮義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

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通又曰顏回字子淵以德行著名

孔子稱其賢又曰冉求字子有以政事著名性多謙退

揖讓於規矩之內閭閻於洙泗之上不能過其端論語曰

與上大夫言閭閻如也孔子安國曰閭閻中正之貌禮記曾

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鄭玄曰洙泗魯

水名也史記曰甚哉魯之衰也洙泗之間閭閻孟軻孫卿體

閭如也相子新論曰過絕其端其命在天

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周易子曰君子知幾其神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韓康伯曰在理則昧不

形而悟顏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於二不

遠而復故人亦顏之未嘗復行也顏嘗晞夫子矣李執曰希望也言

晞顏之復人亦顏之未嘗復行也顏嘗晞夫子矣李執曰希望也言

曰從容中道陰陽度行也文嘉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小

人之失在薄故孔孟所不能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

也孟子曰天下溺則孟所不能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

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公史記曰魯定

司寇季相子受齊女樂不聽政孔子遂行適衛靈公置

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靈公孔子恐獲罪去衛也

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子史記曰楚昭王興師迎孔

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天子貢者乎曰無

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為子男五里今世世述

三五之法明有且楚之祖封於周為子男五里今世世述

得據千里壤賢弟子在豐武非楚之福卒也昭王乃止孔丘以仲尼

之仁也而取讎於相雅樹史記曰宋司馬相雅欲殺孔子習禮其

曰天生德於予相雅以其速行矣孔子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

於陳蔡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子往拜禮焉路出於陳

侯之病若用行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以仲尼之

行也而招毀於叔孫以論語曰仲孫武叔毀也仲尼之賢者

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居日月多見其不知量也夫道足以

雖自絕也其何傷於仲尼居日月多見其不知量也夫道足以

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物易曰智周萬言足以經萬世而

不見信於時氏文子曰養生以經世莊子曰未嘗聞任行足

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周孝經曰故能彌綸至天地之道

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周孝經曰故能彌綸至天地之道

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周孝經曰故能彌綸至天地之道

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周孝經曰故能彌綸至天地之道

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周孝經曰故能彌綸至天地之道

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周孝經曰故能彌綸至天地之道

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周孝經曰故能彌綸至天地之道

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周孝經曰故能彌綸至天地之道

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周孝經曰故能彌綸至天地之道

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周孝經曰故能彌綸至天地之道

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周孝經曰故能彌綸至天地之道

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周孝經曰故能彌綸至天地之道

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周孝經曰故能彌綸至天地之道

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周孝經曰故能彌綸至天地之道

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周孝經曰故能彌綸至天地之道

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周孝經曰故能彌綸至天地之道

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問說苑趙衰子謂子路曰吾嘗

明君乎孔子不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對何謂賢也。蔡楚

也毛詩曰蠢爾蠻荆夏謂宋衛也公謂魯侯也鄉謂季氏也。列子揚朱曰孔子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也其不

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史記曰伯魚

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舟伯牛閔子顏回則具體而微劉熙曰體者四支股脚也。具體者皆微者

也皆具聖人之體微也封已養高勢動人主。國語叔向曰昭

事不使知政遂名偃息養高其所遊歷諸侯莫不結駟

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

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

之於夫子而莫敢問其言。論語子曰由也外堂矣未入於

謂教於西河之吾真魏文侯師事之而容問退而老於西河之

上使西河之人疑於夫子陳羣故曰治亂運也寤達命

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

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楚辭曰臨沈湘之流

漢書曰天子亦賈誼以誼為長沙王傳誼既以謫去意

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自諭揚雄反騷曰欽弔楚之湘纍

音義曰屈原赴湘然則聖人所以為聖者蓋在乎樂天知

命矣。周易曰樂天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

抑而道不可屈。漢書孫寶曰道不可傷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

譬如水也通之斯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管子曰水有火

於地而及海者命曰川出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

土潤淮南子曰夫水者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上天為雨

雨施天不為潤澤無公無私水之德也周易文言曰雲行

月土潤下平也禮記月令曰季夏之體清以洗物不亂於

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而長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其

行水也管子曰夫水淖弱以清好灑人之惡仁也宋式甚

切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亦樂也亦樂所樂非窮達也

道得於此則夫忠直之近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

窮達一也禮記曰犯也鄭玄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推出於岸流

必湍之廣雅曰秀出也論衡曰風衝之行高於人眾必非

之史記曰商君說秦孝公曰夫前監不遠覆車繼軌曰毛詩

曰前車覆後車戒然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

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史記司馬遷曰詩書隱

班固漢書贊曰雖其陷於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家

刑辟自與殺身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家

知不觀巨海何以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曰下流多

議彼所以處之蓋有筭矣蒼頡篇曰子夏曰死生有命富

貴在天論語子夏曰商聞之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

論語子曰道之則伊尹呂尚之興於商周百里子房之用

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微而自遇矣論衡曰命吉不求自

自不微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將廢也與命也豈獨君

子恥之而弗為乎蓋亦知為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

士。遷。蔭。戚。施。之。人。莊子曰原憲謂子貢曰夫希世而行比

曰苟合取容毛詩云燕婉之求燕婉之求遷蔭蔭戚施之類遷蔭蔭戚施之類遷蔭蔭戚施之類

利之間。杜預左氏傳倂仰尊貴之類遷蔭蔭戚施之類遷蔭蔭戚施之類

能仰史記曰蘇秦倂仰尊貴之類遷蔭蔭戚施之類遷蔭蔭戚施之類

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而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

否應之如響。毛詩曰鄰忌其應我若響之應聲也以關看為精

神以向背為變通。周易曰變通者趨時者也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

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孟子曰太王居豳狄人侵之乃踰梁

曰脫誤也毛詩曰弃予如遺鄭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

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老子曰名與身孰親也得

失二者孰賢鄭玄儀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

禮注曰賢猶勝也

淫其聲色。杜預左氏傳脉脉然自以為得矣。爾雅曰脉相

視貌也。盖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

滅其族也。尸子曰我必利也雖禁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

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革去

鼻决目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武王伐紂四子死

牧之盖知伍子胥之屬。音鏤俱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

夷於楚也。左傳曰吳將伐齊越子帥其屬以朝焉王及列

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欲以辟吳禍屬鏤劍名也左傳

以死杜預曰改姓為王孫欲以辟吳禍屬鏤劍名也左傳

使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子而弗圖將焉用之子常曰是

將師盡滅其族以說其國盖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

詐面欺使使薄責湯湯自殺諸子欲厚葬為載少牛車有棺而無槨
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為載少牛車有棺而無槨
蓋笑蕭望之跋未蒲躓利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

漢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白以為宜罷
中書官官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頭忤後皆害焉望

之自殺毛詩曰狼跋其胡載躓其尾漢書曰成帝立故夫
丞相奏頭舊惡免官徒歸故郡憂懣不食在道而死故夫

達者之筭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

為者求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不如仲屈

之為陪臣也左氏傳王饗管仲管仲曰陪臣敢必須勢乎

則玉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揚雄仲舒之闐其門也漢書

王莽為大司馬又曰董賢代丁明為大司馬揚雄自序曰

雄家代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又曰董仲舒為博士下帷

講誦弟子傳以文次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

相受業或莫見其面

原憲之約其身也論語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

復禮為仁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家語曰其為實乎則執杓

原憲宋人字子思清約守節貧而樂道

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

弗能受也相公新論曰子貢對齊景公曰臣事仲丘譬如

渴而操杯器就江海飲滿腹而去又為知江海

之深其為名乎則善惡書于史策毀譽流於千載淮南子

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

紂之惡千載之積毀也

可畏也廣雅曰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南都賦曰遊觀譬

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孔叢子孔子歌

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

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也

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毛詩曰子惠思義褰裳涉澮

公羊傳曰韋公會諸侯盟于

邪正之分呂氏春秋曰衆邪之所積正之所積其禍無不遠權乎禍福之

門終乎榮辱之筭其昭然矣爾雅曰權與始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

呂氏春秋曰少多治亂不可不察此禍福之門也管子曰為善者有福為不善者有禍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孫

卿子曰先義後利者榮先利後義者辱故君子舍彼取此言舍欲利而取仁

彼取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道周易曰君子之

此默或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雖言君子之性語默出處

語改其操似天動星迴而北辰常居其所而星拱之鄭玄曰論語子

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謂之璣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尚書曰璇璣璣玉衡以齊

北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馬融曰璇璣渾天儀可轉旋鄭

玄曰博運者為機持正者為衡莊子曰軸不運而輪致千里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毛詩大雅

傳曰燕安也翼敬也箋云貽猶傳也孫謂使行之也昔吾

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行之也先友嘗從事於斯矣論語曾子曰以能問於不

能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辯亡論上下二首孫盛曰陸機著辯亡

論言吳之所以亡也陸士衡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職周失其御法言曰上失其政姦

臣竊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

皇綱劇秦義新曰皇綱弛而末張尚書傳於是羣雄蜂駭

曰紊亂也新序曰及定王王室遂甲矣義兵四合廣雅曰駭起也漢高祖曰吾以義兵誅

吳志曰漢以孫堅為長沙太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董卓專權諸州郡並與義兵欲

以討卓堅亦舉兵荆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也至南陽衆數萬人楚辭曰雷動電發權略紛

紘忠勇伯世公羊傳曰權者反於威稜則夷羿震盪兵

交則醜虜授馘漢書曰武帝報李廣書曰威稜左氏傳魏莊子鄰國

首侯曰寒泥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夷羿收之以為已相杜

預曰夷氏也羿善射左氏傳曰兵交使在其間毛詩曰相杜

執醜虜笈云誠所遂掃清宗枋音補蒸裡皇祖于毛詩曰祝

曰訪廟門內之祭也爾雅曰冬祭曰蒸尚書孔氏傳曰精

意以饗謂之裡皇祖謂漢祖也吳書曰堅入洛掃除漢宗

廟祠以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飈起之師跨邑哮呼關之羣

風驅熊羆之衆霧集毛詩曰進厥武臣闕如虎尚書武

熊如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左氏傳曰諸侯同盟於亮國

奔力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左氏傳曰楚公子圍聘于

師無謀律喪威稜寇各恃出師之法必以律齊之今則不然

喪其威權令資熟於寇也周易曰師出以律否威凶左忠

氏傳襄弘曰毛其必亡是昆吾稔之日杜預曰稔熟也

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漢書武帝詔武烈既沒長沙

相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吳志曰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

而出生也禮記曰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眾

旬月之間神兵電掃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

柔服而江外底旨定左氏傳隨武子曰君討鄭怒其貳而

也柔服德也二者立飾法脩師則威德翕赫周易曰先王

充國頌曰賓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吳志曰策以彭城張

諭以威德昭為謀主班固漢書

豪又述曰賓禮故老名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吳志曰

舒與周瑜相交合士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
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

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
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

又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將北伐諸華誅鉏于紀
吳周之胄裔也今而始大比干諸華又季孫盟滅氏曰無

或如滅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春秋合誠圖曰誅鉏民
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闈

迎漢帝繁欽辨惑曰吳人者以船楫為與馬以巨海為夷
庚者藏車之所崔駰達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

旨曰攀台階闕紫闈

物戰國策張儀謂秦惠王曰挾天子以令天下此王業也
毛詩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左氏傳伍員曰少康祀夏

配天不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漢書曰
失舊物

室見郵都側目范曄後漢書陳蕃上疏曰群用集我大皇
凶側目禍不旋踵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

帝吳志曰權薨以奇蹤襲於逸軌敵心因於令圖從政咨

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國語樊穆仲對宣王曰魯侯賦事

記曰宣王即位脩政法文武而加以篤固申之以節儉

疇咨俊茂好謀義斷尚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東帛旅於

立園旌命交於塗巷周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孟子曰

州郡旌命不應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騫異人

輻湊猛士如林班固公孫弘贊曰異人並出文子曰群臣

曰安得猛士守四方於是張昭為師傅吳志曰王待張

瑜陸公魯肅呂蒙之傳為腹心出作股肱吳志曰呂蒙字

為武威將軍南郡太守餘並已見三國名臣頌毛詩曰甘

赴赴武夫公侯腹心尚書曰命汝子翼作股肱心膂

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栢朱然之徒奮其威吳志曰甘寧字

人也少有氣力好游俠拜西陵太守又曰凌統字公績江夏

太守遷盪寇將軍又曰賀齊字公苗會稽人也為鄞春大

年然字義封朱治姊子也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韓當潘

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吳志曰韓當字義公遼西

督之號又曰潘璋字文珪東郡人也拜武鋒中郎將加偏將軍

又曰蔣欽字公奕九江人也拜右護軍又曰周泰字幼平

九江人也拜漢中太守奮威將軍尚書曰予欲宣力四方

為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諸葛瑾已見三

曰張昭長子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為滯須督奮威將

軍又曰步騭字子山臨淮人也孫權為討虜將軍召騭為

主記權稱尊號代陸遜為丞相誨育門生手不政事則顧

釋卷蔡邕陳太丘碑曰紆佩金紫光國垂勲

雅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吳志曰顧雍代孫助為丞

武將吏隨能所任心無適莫又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

弱冠從宋仲子受學推稱尊號拜為少府遷太常又曰呂

範字子衡汝南人也權拜裨將軍亮即位遷揚州牧又遷

太司馬又曰呂岱字定公廣陵人也權拜上將軍亮即位

拜太司馬岱清身奉公廣陵人在可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温張

述許慎淮南子注曰幹疆也

惇以諷議舉正虞翻已見三國名臣領吳志曰虞翻性不

權也孫權統事辟為奏曹掾又曰張温字惠恕吳郡人也

郡人也德量淵懿清虛淡泊又善文辭孫權以奉使則趙

為車騎將軍出補海昏令毛詩曰權遣都尉趙咨奉使魏帝

咨沈珩衡以敏達延譽吳志曰權遣都尉趙咨奉使魏帝

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對曰納會肅於凡品是其聰也

技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

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

身於陛下是其畧也吳書曰咨字德度南陽人拜騎都尉

是畧也吳書曰咨字德度南陽人拜騎都尉

是畧也吳書曰咨字德度南陽人拜騎都尉

是畧也吳書曰咨字德度南陽人拜騎都尉

是畧也吳書曰咨字德度南陽人拜騎都尉

是畧也吳書曰咨字德度南陽人拜騎都尉

是畧也吳書曰咨字德度南陽人拜騎都尉

是畧也吳書曰咨字德度南陽人拜騎都尉

是畧也吳書曰咨字德度南陽人拜騎都尉

是畧也吳書曰咨字德度南陽人拜騎都尉

是畧也吳書曰咨字德度南陽人拜騎都尉

是畧也吳書曰咨字德度南陽人拜騎都尉

是畧也吳書曰咨字德度南陽人拜騎都尉

是畧也吳書曰咨字德度南陽人拜騎都尉

是畧也吳書曰咨字德度南陽人拜騎都尉

是畧也吳書曰咨字德度南陽人拜騎都尉

又曰沈珩字仲山吳郡人也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
 至魏魏文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也曰何對乃知
 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備豫文
 帝善之以奉使有稱封永安鄉侯官至少府國語曰使張
 老廷君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常昭漢書注曰
 于四方吳範字文則會稽人也以脩曆數知風氣聞於郡中
 志曰吳範為騎都尉領太史令又曰趙達河南人也修九宮
 一筭之術究其微旨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
 如其言呂忱字林曰機祥也居衣切天文志曰臣注共
 憂患其察機祥如博曰呂氏春秋曰機音珠而越人董襲
 機今之巫祝禱祀之比也晉灼曰機音珠而越人董襲
陳武殺身以衛主軍曹公曰董襲字元世會稽人也為偏將
 樓船出怒曰濡須口夜辛暴風樓船傾覆左右敢復言此者
 斬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權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
 子烈廬江人也累有戰功勞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
 合肥奮命戰死權統劉基疆諫以補過公緒會稽人也
 哀之自臨其喪

權召為公曹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多不待旦曰劉繇長
 子基字敬與權為吳王基為大司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
 翻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怒甚盛由基諫爭翻以得免左氏
 傳士季謂晉侯曰詩云萊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
 也謀無遺譖舉不失策魯恭上疏曰舉無遺策動不失其
中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其輕重也
 漢書公孫獲曰吳楚之王西與天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
 子爭衡鄭玄周禮注曰稱上曰衡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
百萬之師之漢書晁錯曰戰勝浮鄧塞去之舟下漢陰之眾
 孔安國尚書傳曰順流曰浮鄧塞水經注曰鄧塞者即鄧
 城東北小山也先後因之以為鄧塞漢陰之水也南也莊
 子曰子貢南遊羽檄萬計龍躍順流杖鏌邪而羅者以萬
 計周易曰見龍**銳騎千旅虎步原隰**李陵詩曰幸託不謨
 在田或躍在淵**臣盈室武將連衡**武包咸論語注曰連衡喻多也
 臣盈室武將連衡武包咸論語注曰連衡喻多也

江澚之志一宇宙之氣水毛詩傳曰而周瑜驅我偏師黜

之赤壁吳志曰曹公入荆州權遂遣瑜與備并力喪旗亂

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其左氏傳曹劌曰吾視其轍亂望漢

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

關羽之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

困而後濟絕命永安蜀志曰孫權襲殺關羽取荆州先主

遜大破先主軍遂弃船還陸遜從諸軍四面感之主祖于永

安宮吳志曰備升馬鞍山陸遜從諸軍四面感之主祖于永

解馬鞍山在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吳曆曰曹公出濡

西陵之西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蓬籠之戟子輪不反魏志曰張

餘人其汲溺者數千人蓬籠之戟子輪不反遼之討陳

蘭別遣臧霸至皖計吳吳將韓當遣兵逆霸與戰于蓬籠

楚辭曰登蓬籠而隕兮王逸曰蓬籠山名也公羊傳曰

馬隻輪魚反者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匈奴財匱而

吳莞然坐乘其弊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故魏人

請好漢氏乞盟左氏傳曰隱公攝位而欲求遂躋天號鼎

踣而立之方言曰躋登也漢書蒯通說韓信曰今為天下西

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洩王逸楚辭注東包百越之地

南括群蠻之表賈誼過秦曰南取百越之地於是講八代

之禮蒐三王之樂八代蒐與搜古字通三預左氏傳注曰蒐

告類上帝拱揖群后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孔安國曰類謂

書曰班瑞于群后典引虎臣毅卒循江而守虎臣詩曰進厥

曰欽若上下恭指群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虎臣左氏傳

漢書伍被曰敵疆弩臨江而守長棘勁鏃望颺而奮爾雅曰

說文曰鍛鍤有鐔也亦曰長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庶業于

下尚書曰庶尹允諧孔安國傳曰尹正也衆官之長國語

商各守其業化協殊裔風衍遐圻圻左杜預曰一天圻方千里

折界也言乃俾一介行人撫迹外域貢對鄭使曰晉人使子

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巨象逸駿擾於外閑周禮曰夫

寡君杜預曰一介獨使也

閩馬六種鄭玄明珠璫實耀於內府王之禮曰金玉玩好珍瑰

曰每廐為一閑

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漢書積而狎躬至羽輶由軒騁於

南荒衝朝息於朔野使班固漢書述曰戎車七征衝輶閑

閑字略作輶樓也音義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

虞而帝業固矣漢書難蜀父老曰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如

曰朝兵車名也蒲萌切

天下無道戎馬生大皇既没幼主莅朝幼主孫亮也吳志

郊爾雅曰虞度也

少子也立為太姦回肆霍景皇聿興尚書曰崇信姦回南

子權薨即尊號姦回肆霍景皇聿興都賦曰豺狼肆霍吳

志曰孫休字子羽權第六子也亮廢孫繼使宗正虔修遺

孫措迎休即位薨謚曰景帝毛萇詩傳曰聿遂也

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南都賦曰賴無關政公羊傳

也降及歸命之初晉賜號歸命侯典刑未滅故老猶存

尚書曰尚典刑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

毛詩曰召被故老

以謇諤盡規吳志曰孫皓即位拜陸抗大司馬遷為左丞相

凱上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孔安國尚書傳曰熙廣也周

易曰王臣謇謇匪躬之故史記趙簡子曰諸大夫在朝徒

聞唯唯子不聞周舍之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吳志曰施

諤諤盡規已見上文

遷將軍督領盜賊事持法不傾拜左大司馬吳錄曰范慎

字孝敬廣陵人也竭忠知己之君纏綿三益之友時人榮

之孫皓以丁奉離斐以武毅稱吳志曰少以驍勇為小將廬江

即位為冠軍將軍魏將諸葛誕據壽春降魏人園之使奉

與黎斐解圍奉為先登黎斐力戰有功拜左將軍黎與離

音相近是同一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吳志曰孫皓以左右

為司徒司空吳錄曰初固為尚書夢松樹生腹上謂人曰

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當為三公乎卒如夢焉又曰孟

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皓字易焉樓玄賀邵之屬

楚國先賢傳曰累遷光祿勳遂至三公

掌機事吳志曰樓玄字承光沛郡人也孫皓遂用玄為宮

人也皓時為中書令漢官解元首雖病股肱猶存尚書大

故曰機事所摠號令攸發

首君也股爰及末葉群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

肱臣也

家有土崩之釁黔首已見過秦論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

樂俗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

崩秦之末葉是也

也土崩曆命應化而徵王師躡運而發曆命晉師也言躡其

運數而發也于寶晉紀曰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

軍王渾向揚州龍驤將軍王濬師巴蜀之卒浮江而下卒

散於陣民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秦過

論曰楚師深入鴻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墨

門曾無藩籬之難

曰公輸班為雲梯必取宋史記曰晉智伯攻晉陽歲餘楚

引分水灌其城不役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楚

子築室之園燕人濟西之隊左氏傳曰築室反耕者宋必

聽命王從之宋人為上將軍伐齊破之濟西軍未決辰而社

燕昭王使樂毅為上將軍伐齊破之濟西軍未決辰而社

稷夷矣左氏傳曰決辰十二日也決相牒切于寶晉紀曰

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鼓入于濬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

頭吳主孫皓面縛與櫬降于濬

奚救哉襄陽記曰張悌字臣先襄陽人晉伐吳悌逆之吳

軍大敗諸葛觀退走使過迎悌悌不肯去觀自牽

之梯垂泣曰今日是我死日也親遂放之為晉軍所殺夫

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向時謂大

曩日謂昔日戰守之道抑有前符符猶法也險阻之利俄然未

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廣雅曰貿易也說文彼此

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辯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兵制荆揚而奄

交廣東都賦曰自中夏以布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

其民怨矣左氏傳曰吳周之胄裔也今而始大比于劉公

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淮南子曰偽之生飾智

祐曰遠在海濱其俗誠陋也夫吳相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

叡達懿度弘遠矣周易曰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

智其求賢如不及邨民如稚子謝康後漢書曰延篤遷京

兆尹邨如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整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

行識潘濬於係虜吳志曰呂蒙年十五六隨魯當擊賊策

司馬又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江表傳曰權克荊州將

濬伏面著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

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都浮也武王以為軍帥彭仲爽

申俘也文主以為令尹此二人卿荆國之先賢也初雖見

人之量邪使親近以中裁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推誠

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偏執鞭鞫躬

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吳志陸機為遜

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黃鉞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

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江表傳曰曹公入荆州周瑜

復請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萬而各恐懼不

兵五萬自足制之權曰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載

糧具從韓和與子敬便在前發孤當增發人眾多載資糧

為軍後卑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以納謨士之筭

論語曰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馬融曰菲薄也漢書李尋傳曰玉根輔政數虛已問尋

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致命吳志曰魯肅字子

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即

召肅與語甚說之眾賓罷退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又曰士

燮字威彥蒼梧人也漢時燮為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

交趾太守孫權遣步騭為文州刺史燮率兄弟奉承節度

權加燮為左將軍高張公之德而省遊田之娛賢諸葛之

燮道子歆入質

言而割情欲之歡吳志曰張昭為軍師權每田獵常乘馬

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群賢

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日之患祭天

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

慙君然猶不能已諸葛瑾事未詳

之煩竒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吳志曰陸遜陳使宜勸

權報曰君以為太重孤亦何刺焉但不得已而為之爾於

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即中褚逢齋以就遜意所不安令

損益之權既為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陽醉

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

惶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三爵後殺善士雖

翻有非天下孰知之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

言殺皆屏氣跼局躅者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

統之孤論語曰屏氣似不息者毛詩曰謂天盖高不敢不

在公安欲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者

賜千金欲見其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鑿壁瞻之見其

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咄惜夜不能寐病小

瘳為下救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自親臨視夜不能寐病小

之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乃列封統二子年各數歲權內養

於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

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既吳志曰權

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時

或言諸葛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孤與子瑜有死生不

易之誓子瑜之不負也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

孤猶孤不負子瑜也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言其

謀也又曰肆陳也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言其

宏遠不安茲小國也左氏傳曰初楚靈王下曰余尚得天

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余界方言曰厭

安也於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論語曰有曰苟合矣少善

豔切也完苟初都建業群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

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苦如也漢書文帝曰豫建太子謂

告也言何故曰告天不足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

之缺粗脩杜預左氏傳曰粗字常昭漢書雖醲化懿網未齒乎上代

杜預左氏傳曰齒列也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周禮曰

國體國地方幾萬里杜預左氏傳注帶甲將百萬其野沃

其兵練常昭國語注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

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

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陳琳為曹洪與

中才處之殆難倉卒論語子張問善敦率遺典勤民謹政

人之道子曰不踐跡亦不入於室也敦率遺典勤民謹政

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左氏

宮文子曰有降年有永有求或曰吳蜀唇齒之國左氏傳

世尚書曰降年有永有求或曰吳蜀唇齒之國左氏傳

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

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漢書項梁曰田假與國之王也如

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穀梁傳曰長

轂曰長轂川阨流迅未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

不過千夫詩曰先啓行舟艦千里前驅不過百艦胡咸切

自尋陽浮江船艦千里李斐曰船後持拖處也艦故劉

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蛇鬪以首尾救故銳昔

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

御其變戰國策曰公輸天子總群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

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國語曰

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道其而機械

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荆揚而爭舟楫

之用是天贊我也漢書是錯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

成列天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建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

強寇重資幣以誘群蠻國語單穆公曰量資幣戰國策曰

子蒙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雲翔言衆也戰國策頓子

翔而不敢拔然此雲翔與懸於江介築壘導渚毛詩曰鴻

導渚也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已漢舟師泝江東下

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東坑在西陵步闡城東北長

坑上而當闡城深溝高壘案甲養威反虜蹠遠跡待戮而

不敢北窺生路獲寇敗績宵遁喪師大半分命銳師五千

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吳志曰西陵督步闡據城

因部分諸軍吳粵等徑赴西陵勅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

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圍備始合晉巴東監軍徐胤

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

城公安督留慮距胤身率三軍憑圍對肇肇攻至月餘計

屈夜遁抗使輕騎躡之肇大破敗胤等引還抗遂陷西陵

城誅夷闡族左氏傳曰信二八年晉侯敗楚師于城濮

還師歸國獻俘授爵杜預也信我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曰獻楚俘于廟俘即囚也信我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儀曰文王我師也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言少有事虞

周公豈欺我哉公歿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蒼頡篇曰夫太康之役

駭蒼頡篇曰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吳志

孫皓天紀三年郭馬反攻廣州都督虞授馬自號都督而

交廣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曩日向時皆謂曹劉之世而

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

詩大雅文也 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之辭也 玄曰亂不極則

治不形太玄經曰陰不極則陽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

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

人和趙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孤虛 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周易坎

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史

魏武侯曰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

所謂合其參者也孫卿子曰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

參則及其止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

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後也山川之險易守也

魏武侯曰山河之固此魏國之

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

所謂合其參者也

孫卿子曰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

參則及其止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

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後也山川之險易守也

魏武侯曰山河之固此魏國之

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

所謂合其參者也

孫卿子曰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

參則及其止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

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後也山川之險易守也

魏武侯曰山河之固此魏國之

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

所謂合其參者也

孫卿子曰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

參則及其止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

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後也山川之險易守也

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違者何
 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
 至數謙已以安百姓敷惠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人之謀
 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孝經
先曰天有顧眎之及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眾同
義授圖子黎元也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
 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
 周之感矣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
動心悲欲哭則朝周俯泣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毛詩
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
黍離之詩

文選卷第



